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

上

2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洋军阀史料选辑

上 册

杜春和 林斌生 丘权政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辑说明

本书共选录了三十四篇回忆文章，目的是供从事北洋军阀研究的同志们参考。

北洋军阀是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建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它在中国的黑暗统治达十七年之久。本书的回忆文章大都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要职的军政人员所讲所写。它们比较具体、生动地叙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事件，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北洋军阀的兴衰过程，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些回忆文章，一部分摘自解放前后出版的有关书刊，一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稿件。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使稿件内容涉及的方面广泛些、完整些，但因体例限制，有些重要方面缺乏适当的文章加以叙述，只得暂且空缺。又由于我们所见不周，遗漏和不够精当之处在所难免。有些稿件更换了标题。有些稿件作了一些删节，删节的主要是与北洋军阀关系较少的部分。有些稿件的某些观点是欠妥的，有的甚至是歪曲事实真相的，但编辑目的在于为从事北洋军阀研究的同志们提供原始资料，所以未加改动，仍保持原状，以利于读者鉴别参考。有些稿件对若干具体事件的叙述，在时间或情节等方面有出入或互相矛盾，但因资料缺乏，未能一一核对。凡此请读者加以注意。

AA657/09

上册目录

| | |
|--------------|----------|
| 北洋军阀的起源 | 张国淦(1) |
| 北洋军的建立 | 张联棻(74) |
| 辛亥以后的袁世凯 | 唐在礼(83) |
|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 | 张国淦(135) |
| 袁世凯与黎元洪的斗争 | 张国淦(158) |
| 中华民国内阁篇 | 张国淦(179) |
| 黎段矛盾与府院冲突 | 曾毓隽(260) |
| 忆语随笔 | 曾毓隽(266) |
| 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 | 陈文运(278) |
| 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 | 苏锡麟(293) |
| 从洪宪到丁巳复辟 | 溥仪(304) |

北洋军阀的起源*

张 国 淦

绪 言

甲午中日战后，清廷深知旧式军队已不足恃，于是改练新军之说大盛。张之洞首先倡练江南自强军，亦曰南洋新军。其后袁世凯所练新建陆军，称北洋新军，盖对南洋新军而言，并无所谓派（系）也。自是袁世凯即拥北洋新军以自重。逮民国成立，乃形成所谓北洋派，盖对南方其他军派而言。其后，北洋派中又自分为皖派（段祺瑞）、直派（冯国璋）。皖派中又分为靳派（靳云鹏）、徐派（徐树铮）。直派又分为保派（反对吴佩孚者属之）、洛派（吴佩孚）。然其对外尚笼统号称北洋。后起者，如张作霖之奉军（东北军）、冯玉祥（本出身北洋）之冯军（西北军），亦附属北洋派，每自命为北洋正统，口口声声说“北洋团体”。民国十年前后，“北洋军阀”就成了国人指目之名词，至民国十五、六年统行消灭。因此，叙述北洋军阀，就要研究袁世凯北洋新军；其次段祺瑞皖派、冯国璋直派；又其次张作霖东北军、冯玉祥西北军，依次揭破其假面貌，以穷究其内幕之真形状。有得之亲历者，有得之当事人口述者（其为人习见习闻者尽量避免不录）。而后北洋军阀之盛衰及其消灭，乃有比较确当事实以资考证，对这数十年中政治、军事、外交等等，亦得以知其分合消长之故矣。

孙中山提倡革命，远在袁世凯作总统以前。何以推翻前清以

* 本篇为张国淦遗著《北洋军阀之盛衰及其消灭》的开头部分，篇名系编者所拟。

后，实际上掌握中国政权的不属诸孙，而归诸已给清廷罢免了再起的袁？这不是说袁的人望高于孙，也不是人民心中的印象深于孙。简单地说，一个有军事基础作统驭政治的本钱；一个只凭口舌笔墨以号召，没有巩固的实际力量而已。论声势，孙固为袁所畏惮，讲实力，孙不能使袁受支配于渠所领导之革命党。所以终袁之世，孙始终局促一隅。袁之死虽先于孙，然在其卵育下的军事实力，散布于各要地，继承世凯一贯的与人民为敌，这一切不属本文，无须详提。我们所欲述者，为袁世凯的军事基础及其演变。

第一章 北洋新军之起源

袁世凯的军事基础，完全建筑在“北洋新军”之上。所谓“北洋新军”，蜕嬗于“淮军”。同治元年，李鸿章援江苏，招募淮军七千人，张树珊与兄树声、周盛传与兄盛波、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均率乡勇从李鸿章至上海。张树珊等号“树”字营，周盛传等号“盛”字营，刘铭传号“铭”字营，潘鼎新号“鼎”字营，吴长庆号“庆”字营，即以部队长官姓名中之一字为部队的番号。自是，规复江淮，转战长河南北，此数人者，可谓淮军最高之干部。及李鸿章总督直隶，淮军亦随调驻津、保一带。

先是同治十年，曾国藩复奏筹备海防折内，谓沿海之直隶、奉天、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七省，共练陆兵九万人，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共练陆兵三万人。丁日昌议，合各省练精兵十万人，皆以限于费重，未能照办。十三年，李鸿章奏请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仅于旧式军队内，改用新式军器操练而已。

关于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军事教育，如下：

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奏，在天津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遴委德国兵官李宝、崔发禄、哲宁那珀、博郎阉士等作为教师，并选派通习中外文字之员分充翻译。将各营送来弁兵，挑取百余人入堂肄业。届时拟将头批学生发回各营，饬

由各统领量才授事。复挑二批学生送堂肄业，其优者，或留堂作为帮教习，或回营转教员弁（《李文忠公奏稿》五十三）。十三年十月，李鸿章又奏：武备学堂学生，臣亲临考验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算化，无不洞悉要领，因择其屡考优等学生，飭令回营转相传授（同上奏稿六十）。学生中之著者，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雷震春、张怀芝、曹锟、李纯、蔡成勋等。幼年班有魏宗瀚、陆锦等。此等学生在李鸿章时尚未得参加军队实际工作，袁世凯小站练兵乃重用之，于是成为北洋新军最高之干部，所谓北洋武备派也。其中号称北洋三杰者，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到民国后且进而继袁世凯以主持北洋。

此外有山海关随营武备学堂，光绪十年开办。学生中有王宾、卢永祥、鲍贵卿、田中玉等。

又有开平随营武备学堂，光绪十年，由淮军驻防北洋记名提督聂士成开办。学生中有吴恒赞、田献章、田锦章、崔承炽、董鸿逵、宋玉珍等。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聂军战败后，所有该堂学生皆归袁世凯收用（以上李炳之述）。

又有威海随营武备学堂，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一年段祺瑞任教习（《合肥段公年谱》）。

第二章 袁世凯早年在朝鲜至军机

大臣回籍养病时代

第一节 袁世凯投靠吴长庆

光绪七——十年（一八八一——一八八四年）

袁世凯为民国第一个大反动统治者。他取得这种权力之根源，在北洋大臣时期。北洋大臣之取得，又伏根于小站练兵。小站练兵，又由于他在朝鲜之表现。因此，我们研究袁世凯，不得不从他早年赴朝鲜时代说起。

项城袁氏为大族。在洪、杨革命初期，袁甲三为清廷北方镇压

革命之健将。甲三歿后，其子侄仕宦颇多。袁世凯的嗣父保庆曾任江苏粮道，与吴长庆结为异姓兄弟。长庆于保庆故后，对其遗族时加存问。约在光绪六年四月，世凯率其乡之无业少年十余人，留在烟台二十里外，只身至烟台，径谒长庆于军中（时长庆以广东水师提督办山东军务，率所部屯登州），谓身为将门之子，愿投麾下效力，并言其所携之少年皆有将才，请完全录用。长庆诧异，斥为冒昧，派一军官偕世凯携赏诣赴诸少年寓所，以好语遣归原籍，而留世凯在军中读书。其时张謇在长庆军中参预军事，并为长庆次子保初业师。长庆因令世凯拜张謇为师。张謇课世凯以八股，文字芜杂，殊无足观。而张謇则颇赏识世凯，时向长庆揄扬。其时长庆幕中有朱铭盘者，亦称道之。长庆遂委世凯帮办营务处，拨勤务兵两名以供役使，实际无事可办，世凯欣然安之矣（据世凯与于夫人书，系其叔保恒函长庆介绍，即留署中帮办文案）。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六月，朝鲜京城事大党事起。其时李鸿章丁忧，朝旨赏假百日，命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树声迭接朝鲜情报。六月二十四日，海军提督丁汝昌衔树声之命，乘军舰急行至登州（时烟台、天津间尚无电报），持树声函面交长庆，请其即日赴津商量机要。二十五日，长庆遂偕张謇乘舰至津谒张树声。密商三日。策划既定，二十八日长庆及謇仍偕汝昌乘舰回烟台，迅速准备出兵。时袁世凯以赴京乡试，在津小住，知张謇抵津，请求同赴朝鲜。謇为言于长庆，许其同往。回烟台后，长庆以前敌筹备诸事委张謇办理，而自至登州军中督率兵士开拔。张謇日不暇给，遂由长庆下札委袁世凯前敌营务处事。此出于世凯请求而张謇所推荐也。

朝鲜末代国王李熙，如清末代溥仪，以旁支入承大统，由其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李熙既成年，昰应归政。李熙庸懦，大权落于其妃闵氏之手。闵妃见大院君有野心，遂倾心结交中国官吏，以巩固其政权。闵妃与大院君遂成对立，各树羽党。恰值兵丁欠饷数月，而发饷又不足数，适日人欲侵略朝鲜，无可借口，遂乘此机会，利用事大党之革命运动，密嗾其劫略汉城及日本领事馆，

而以保护领馆为名，可以径占汉城。正在布置，为闵妃所侦知，急向中国官吏告密。

七月十二日，吴长庆自烟台驶抵仁川时，日本海陆军已在一小时前到达，且下碇矣。因暮色苍茫，尚未登陆。

清军甫抵仁川，正在下碇，即有闵妃密使数人随带译员以小船登轮，谒见吴长庆、丁汝昌，历述“日本侵略者与李昉应策动政变之内幕，并促请吴长庆乘黑夜派兵登陆，由间道入汉城，一昼夜可达，一切沿途供张均已预备，此间道为日本人所不知”云云。长庆、汝昌得报，遂招募僚会议。幕僚中有张睿、马建忠等人。决定依闵妃计划，由长庆发令，以五百人于黑夜二鼓时登陆，以一千人于次日黎明时登陆，由闵妃所派人作为向导，径开汉城，其余留待后命。长庆于密商决定后，即在其所乘招商局轮船大餐室中发令。长庆中坐，营长以上皆到，听候命令。长庆发令时，态度沉着，令发后，各军官皆相顾无声。约五分钟之久，有某帮带者（统带三营，略如现在团长地位），以低声上禀：“我等皆系陆军，不习风涛，轮船甫下碇，尚有晕船未恢复者，可否请大帅垂念，稍缓登陆之时刻，准予明日天明后登陆？”其他军官亦同声央求。长庆大怒，纳张睿之言，将该营斥革，派袁世凯为帮带。当即传袁世凯进见。长庆将令箭抽出一支交与世凯，发令说：“本军门因帮带□□□不遵军令，已予革职治罪。今特派汝为帮带，所有第□营、第□营皆归汝指挥。汝即刻收拾完备，先率一营之兵，限两刻之内乘坐朝鲜所派到此迎候之小船，从速登陆，不得延误，致于未便。今交与汝令箭一支，你部下兵官丁如有违背你的命令，准你有权先行正法，再行禀报。”袁世凯高声：“遵大帅命令，不敢有违，如有错误，甘受军法！”

两刻钟以后，袁世凯着草鞋短裤，向长庆叩辞，谓：“已与朝鲜译官商定，登陆后夤夜出发，限天明时到某站进早餐，并在此站候大帅驾临。”次日天未明时，长庆亦登岸，率两营续进。午刻到某站，袁世凯已骑马候于道旁，见吴至，下马迎谒，谓“先锋五百人，已命令某营官率之先行，今本人特在此地候驾”，并报告

“沿途平安，朝鲜官吏供张完备，一切请大帅放心”。长庆慰勉之。世凯又禀称：“沿途我兵丁，有强夺朝鲜农家鸡鸭蔬菜等事。”长庆即言：“何不严办？”世凯言：“遵大帅昨日训示，就地正法七名，今将头颅七个携呈。”长庆大喜，连称：“好孩子，好孩子，汝真不愧将门之子！”

袁世凯所率五百人，于当日黑夜时到汉城，暂驻城外。十二日晨，吴长庆所率一千人疾驰汉城，大营在距汉城七里屯子山驻扎。十三日巳刻，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仅带亲兵一营进城，随即轻车减从，往访李昉应，以礼周旋。申刻，昉应率数十骑至军中答访。长庆、汝昌令马建忠与之笔谈，迁延约两小时，悉将昉应所携卫队遣往别处，宣布中国政府命令。建忠掖昉应出乘汝昌所预备之肩舆，以健卒百人卫之，由汝昌押送，冒雨夜驰百二十里，十四日侵晨至南阳港口，挟上瀛洲兵舰，直送天津，转解北京（八月初十日谕，李鸿章奏“安置李昉应于直隶保定府地方”，遂幽于保定旧清河道署内）。

至第三日下午，日本军队约三千人，由官道开抵汉城。汉城内外已满布中国军队，遂未入城。

袁世凯在军中自称秀才，捐纳中书科中书。朝鲜事平后，即以中书科中书奏保同知，已奉谕照准矣。北洋大臣忽接吏部咨文，谓遍查中书科中书之姓名，并无袁世凯其人，始知中书科中书者，系袁世凯投效时一时之谎言。嗣世凯托人向吏部书吏弥缝，遂不与追问。其时长庆军有文案周家禄者，江苏省名士，作七绝诗一首以嘲之，诗云：“本是中州歪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这是中国在朝鲜的所谓壬午之役。

朝鲜事平，光绪八年九月，以援护朝鲜出力，赏中书科中书袁世凯等花翎。在保奖案内以中书科中书保升同知，所以一时称为袁司马。

光绪十年□月，法越失和，李鸿章回北洋任，张树声回广东任，而调长庆率在朝三营驻扎金州，以提督吴兆有统三营留防汉城。由北洋奏派袁世凯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又

以长庆从军之始所带“庆”字坐营，委世凯兼带，办理交涉。所以朝鲜人称为袁会办。

是年十月，朝鲜开化党发难，进攻王宫。而日本军队以援助国王为名，亦向王宫进兵，实则欲擒获国王及闵妃，以推翻李熙，另谋拥立与大院君接近之人。事前为袁世凯所侦知，乍闻警耗，一方面派人至日本领馆，约其共同平乱；一方面率兵直入王宫。其时日兵已驻守宫门，不准华兵入内，并且对华兵发枪。吴兆有等不敢还击。袁世凯力向吴兆有建议，即时枪炮齐发，进攻王宫。日本丧亡最多，大败逃走。世凯由朝鲜官吏引导，觅得朝王所在，保护至我军营内。

袁世凯于侦得日本与开化党阴谋后，因其时电报未通，曾有公文专人送致李鸿章。而鸿章回文仅伤其不动声色，随时注意，并无令其事急时可以相机处理之意。因此该军统领吴兆有于兵到朝鲜王宫时，见日兵发枪，不敢还击，而世凯则敢于还枪进宫。这是中国在朝鲜的所谓甲申之役。

此事日本派井上馨赴朝鲜交涉，迫令订朝鲜赔偿损失之条约。次年即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特使至中国，与鸿章在津订两国同时撤兵、以后两国如欲派兵至朝鲜须互相知照之条约，即将吴长庆在朝鲜所余三营调回。甲午战祸，即于此约种其根矣（以上是张謇于民国三年在北京对我口述，我记下来的）。

由于袁世凯在朝鲜之表现，于是对于吴长庆有所谓攘权者。据世凯与叔保恒书云：“侄蒙吾叔之推荐，得识吴军门于济南。此次随营赴韩，只缘报答知遇之心太切，见营规不整，侄为之厘订新章；见操式陈旧，侄为之改练新法；兵之老弱者裁汰之，军官之顽固者革除之。操之过急，不免有越俎之嫌，固属无可讳言。所云欲攘主权以为己有，谣言之来，始自韩人。此次平靖大院君之乱，韩人俱云，‘苟无袁某，吾等早填沟壑。如吴钦差者，乱事告平，犹高坐于大营中。但愿袁某早日袭其职，吾等始克享太平幸福。’军门悉其语，颇启疑窦，只道侄果存夺权之心，有意结好韩民，

并证诸订官规、改操法，逾越权限之处，屡见不鲜，益觉可疑可虑，对侄旋形冷淡。而侄居心坦白，仍一味以忠勇事之。伏祈吾叔转函居停，请其速释疑虑，勿信谗言”云云。是世凯对于长庆攘权事，已自承认；而长庆于世凯之疑虑冷淡，亦未发生有何影响也。

据《张謇年谱》：“十年甲申，吴长庆自统三营回奉。不两月，世凯自结李相，一切改革，显才露己。”这是世凯舍长庆投身鸿章之开始经过，张謇有长函责备他（详《张季子九录》十一）。

第二节 袁世凯依附李鸿章

光緒十——二十年（一八八四——一八九四年）

吴长庆内调失势了。袁世凯的政治投机原极眼明手辣，其时军事、外交之权，仍在北洋大臣李鸿章之手。吴长庆内调，世凯乃舍长庆而投身李鸿章。

此时李鸿章并不深知袁世凯。壬午之役，鸿章于张树声、吴长庆的政策始终有所抵牾，甲申之役，一时议者以为功过参半。鸿章对于世凯，甚至以其少年多事矣。庆军撤回，世凯奉令归国，另候任用（据世凯与兄世勋书）。世凯既看准了鸿章是这一段唯一的依靠人，乃积极运用手段，就在北洋文案处与鸿章亲信之有力幕僚多方联络（据于式枚云）。经过一时世凯在北洋运动，渐渐成熟了。适值十一年八月李昱应释放回国，张佩纶遂推荐世凯伴送去韩。据世凯与佩纶书：“爵帅（李鸿章）因迫于日政府来电诘责，不当拘囚韩国王父，殊背国际公法，迭催迅速释放，物色押送之人。台端（指张）遂以弟荐，爵帅犹恐弟少年债事，幸赖大事斡旋，使弟竟得重往三韩。”是世凯去韩，全是佩纶之力，亦即在北洋运动之效果。

自此，李鸿章以为袁世凯非第知兵，且谙外交了。世凯伴送李昱应归国，所有表现，能使鸿章重视者，则在朝鲜君臣慰留并敦请其襄助。鸿章于是年九月奏保：“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

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况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此次派令伴送李昰应归国，该国君臣殷殷慰留，昨接朝王来函，亦敦请该员在彼襄助。似宜优其事权，作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略示豫闻外交之意，并请超擢衔阶，以重体制而资镇慑。”得旨：“袁世凯着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赏加三品衔。”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檄委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世凯此次留朝，系由使用离间。据世凯与世勋书云：“爵帅不以倭奴嫉视为嫌，决然奏请派弟挈同大院君返韩。韩王李熙虽与之分属父子，已成切齿之仇，今见生还，犹如芒刺在背，而视余亦如仇敌矣，遂与其心腹金玉均密商图谋害我，幸得闵妃告密。弟遂使用离间计，诱韩宰相电请爵帅派弟监理朝鲜国政，以弭父子争国之祸，业已照准。”于此可见世凯在朝的运动力，固自不弱也。

光绪十六年正月，李鸿章办理朝鲜商务请奖奏：“朝鲜每遇交涉事件，在廷群小，多嫉西人从旁谗越，巧为挟制，唆使该国自主。经袁世凯等扼定朝鲜系中国属藩，每暗为筹画，设法驳正，以存体制。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拟请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加二品衔。”嗣于十九年三月补授浙江温处道，复经鸿章奏留。

到了光绪二十年□月，中日战争开始了。此次战役，有专书，不详录。

关于袁世凯在朝有足纪者，据袁世凯与徐菊人书云：“目前韩事益不可为矣。金玉均虽死，东学党之余孽又复纠众起事。韩王全无能力，遣使来使馆求援。而馆中仅有数十卫兵，奚能平乱？只得万急电请李爵帅派兵援救。旋得回电，知已派聂士成、叶志超二军门率兵三千来援。而日使大岛多亦急电日皇，妄称我国已派大兵十万至汉城，将吞并三韩矣。苟有接触，以我三千疲弱之兵，当彼数万勇敢之卒，胜负之分，无待蓍龟。弟因之机阻不遑，三日间迭发急电至津，向爵帅密陈利害，乞派得力重兵兼程

来韩。那知万急密电迭发十一通，竟为洪乔误投，杳无消息，急电佩翁，亦如石沉大海。当此间不容发之时，倭奴欺我军势孤无后援，借端起衅，一战而吾军全数溃败。弟思手无兵柄，处此虎穴中徒然束手待毙，拟改装易服，搭乘美国商轮返国。惟启碇尚须三日，爰作函托返国侨商带归，一则示我无去志，一则托吾哥探听津门谁作汉奸按捺此军情急电”云云。《容庵弟子记》则谓“六月二十四日奉旨调回”。其实，袁之离韩，系东学党人借日本势力之危迫，于是改装逃回，不能候旨而后行也（三月二十八日袁已到津）。

自光绪十一年袁世凯伴送李昱应归国，至二十年中日开战离韩，经过如此。

袁世凯此次回国以后，对于李鸿章的感想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于鸿章甲午战争对朝鲜之措施，已料到：（一）战事一定难免；（二）中国一定失败；（三）李鸿章一定因战败而失脚。因此，他在中日宣战以前，便已另寻途径。回国以后，先至天津谒鸿章，并拟进京向总理衙门报到。鸿章虑其到京有所主张，对己不利，阻止其行。及七月一日中日宣战，鸿章令袁在关外襄助周馥办理后方转运事务。在军事冗忙之际，他秘密进京，并不进谒当局，而遍访京中密友，进行预定之活动，将光绪壬午年鸿章对日交涉如何软弱、两次调回吴长庆军队如何失算、与伊藤在天津所订条约如何错误，及本人在朝鲜因中国军队之撤回对日交涉及对朝鲜处置如何困难、鸿章之如何掣肘，并将最近四月中来往文电，摘要抄录缮成小册数十份，呈送北京要人。他在转运后方目睹鸿章部下淮军纪律之败坏，军官之闾冗无能，较之吴大澂、刘坤一所率领仓猝招募之湘军，尤为不如。心知不能再战，于是将实在情形密陈北京当局（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并恳切建议：“战事拖延，决无希望，不如早和，否则京津亦恐难保。”此项报告，均达西后及光绪帝之目。于是后党帝党不再争持，遂决定议和了（以上据刘垣《张謇传记》）。

此次袁所用的手段，确使李鸿章受了很大的打击。

中日和约，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马关签字，伊藤盛称世凯。据世凯与兄世敦书云：“弟日昨晋谒爵帅，渥受奖励，并云：‘伊藤博文亦称老弟为中国有数人物，劝我爱汝则重用之，不爱汝则杀之，彼欲我以商鞅待老弟者忌才也。当专折奏保朝廷破格录用。’弟即离座叩谢。退而自思，凡官途中人都喜标榜声华，此之谓虚名，无足轻重，惟得仇人片语褒奖，声价顿增十倍。弟自韩归国，除二三挚友外，余都白眼相加。自中外报纸记载伊藤与爵帅一席谈，一般大人先生见之，咸以青眼相加”云云。李鸿章对于世凯，在中日开战时诚不免有所遏抑，但终于逸才之一念，而仍是爱护成全他。所以世凯回国以后的发展，与鸿章还是有关系。

第三节 袁世凯结纳荣禄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

袁世凯甲午回国，中日开战，李鸿章仅令其与周馥同办转运，何以屡得特旨询问、督办军务处成立即派其创办新军呢？主要因为他投靠李鸿章后，依恃在朝鲜时之表现，与北京有力量人物多方拉拢，为进一步政治投机打下基础。其时北京所谓清流者，有南北两派。李鸿藻为北派清流首领，张之洞、张佩纶等为其中坚。翁同龢为南派清流首领，黄体芳、陈宝琛、吴大澂、王仁堪、邓承修等为其中坚。袁得徐世昌介绍于李鸿藻，他即向鸿藻拜谒，于是与其派系都有往来。翁同龢虽鲜渊源，而在朝鲜与吴大澂接触，亦有相当联系。因此，清流派对世凯常加赞许。但世凯认为清流虽有声望，掌握当时所谓舆论，惟缺乏实际力量，而且爱惜名誉，有些事他们不肯做的。他认为政治是多方面的，须得泥沙俱下，一方面结交清流，另一方面要抓紧有实际力量者（最好是满洲亲贵），借以达到秘密不可告人之目的。

袁世凯与兄世敦书云：“正在侘傺无聊之时，忽遇契友阮君斗瞻（忠枢）愿作曹邱生，劝弟投其居停李总管（莲英）门下，得其承介晋谒荣中堂。”（《项城书札摘抄》）据此，袁之进身荣禄，是

经由阮忠枢作媒介的（我在民初曾面询阮，阮不承认）。李鸿章的靠山，此时没有力量了。荣禄为人识见不高，好恭维，爱金钱，于是袁就对他极下功夫。

荣禄何以得西后宠信呢？据英人濮兰德所著《慈禧外纪》云：“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帝薨，有一满人曾扈随热河，述当日事云，慈禧性质坚毅，得人爱戴，侍卫等皆倾心向之，颇得众助。当最危之时，太后与荣禄密商，非常谨慎，不使三人（载垣、端华、肃顺）稍萌猜疑之心。大行皇帝灵柩回都，荣禄带兵一队，星夜前进，以保护两宫。”尚秉和《辛壬春秋》云：“当文宗之崩，御史董元醇奏请垂帘，亲王辅政。肃顺谓垂帘为祖制所不许，后心衔之，而阳与周旋，遣侍卫荣禄与恭亲王奕訢密谋诛肃顺，计定回京。”荣禄参预过这段机密，故深得西后信用，后因事出外为西安将军。

光绪二十年，西太后六旬万寿，荣禄在西安将军任内入京视觐，六月到京。九月，派为步军统领。袁世凯正于此时在京。两人晤谈后，袁与兄世敦书又云：“适值朝廷因绿营不足恃，急欲编练新军，从北洋试办入手，荣中堂正在物色人物。弟适晋谒，即蒙详询最新外国兵制，即以德国陆军制度详细答之。中堂甚矧予言，旋告之李爵帅，谓：‘袁某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畀以练兵之责，必能胜任也。’遂合词奏保，即蒙召见，奏对称旨。奉谕派为北洋练兵大臣。”同时又与荣禄讨论战局前途，及北洋旧有军队之不可恃。荣禄对于军事素有雄心，袁便趋承意旨，代为策划，因此又有进一步之结合（据陈夔龙云）。逮督办军务处成立，乃有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之命。

袁世凯督练新军，实际上是何人推荐的，各书纪载不同。《清史稿》志三及《荣禄传》，皆谓世凯练兵系荣禄所荐。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谓：“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翁同龢）不甚谓然，高阳（李鸿藻）主之。”我曾面询陈，陈谓：“袁世凯经徐世昌介绍于

李鸿藻后，袁就对李拜门，并和李鸿藻子焜瀛往还极密，通过种种关系使李逐渐相信袁知兵。所以他首先推荐袁督练新建陆军，这完全出于爱才之意。荣禄则是另有野心，更有宫廷后援，所以力量超过李之上，他赞成袁世凯督练，附和李主张，实欲借机培养自己实力。由此可知，推荐袁世凯者，系李鸿藻出面，荣禄则系从中极力主持者。

据《容庵弟子记》云：“乙未三月二十七日，闻李相由日本旋津，电告转运事已结束，请假回籍，旋因督办军务王大臣保留，复由津入京。时军机大臣为翁同龢、李鸿藻、荣禄（荣禄戊戌年始入军机，原书误），而李鸿藻尤激赏公，以公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正绿防各营之弊，亟言于朝。荣相亦右其议，嘱公拟各种办法上之。”世凯之得在小站练兵，完全由于荣禄所提挈。世凯何以特推李鸿藻尤激赏己，荣相亦右其议，则以不愿蒙荣党之名，而必自附于号称清流魁杓之李鸿藻。其实谁都知道他唯一的路线，即是荣禄。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谓：“（新建陆军）距成立甫数月，津门官绅颇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虽不护前，因系原保，不能自歧其说，乃讽同乡胡侍御景桂摺拾多款参奏，奉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时官兵尚，约余同行……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参款查竣，即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余拟复奏稿‘请下部议’，文忠谓：‘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飭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复奏上，奉旨愈允。”可见荣禄对袁，是始终维护成全的，故袁亦不顾一切，为其所用。

陈夔龙并告我：“袁世凯练兵，李高阳系原保之人，其后津门